

四庫全書

集部

苕溪集卷八

宋 劉一止 撰

挽詩

哭吴亦虚一首用方時敷韻

髯吴少年日輕居駕鳶飛黄授簡千人中風流謌東梁梗植苦不牢一朝隕清商誰者不歸盡我獨哀此郎人物秀且美叔夜甦龍章眼看一坏土瘞此白璧光空餘百篇詩老語驚摧藏孤兒将誰頼門户如氷霜我非山巨

源感念徒悲傷恨墨慰九泉別語尚微茫亦虛臨別屬余為銘

吴彦和朝散挽詩二首

挂冠歸去何曾老賢達誰如此大夫白傅寧惟結香火季鷹初不為蓴鱸岸巾扶杖方行樂尋壑經丘失步趨惆悵眼中前輩少更憐鄉國後生孤

又

談經析理老逾工家學諸郎得馬融心遠自無流俗駕語真端有古人風每容晚進壺觴共尚許殘年杖屨同

悽斷松杉封馬鬣不堪持酒酹橋公

吴公立丞事一首

脫屣超然不可尋了知胸次未宏深智謀誰復如樗里緩急惟思扣季心驚見丹爐無宿火欲憑遼鶴問通音邦人豈識神仙事競挽喪車淚滿襟

徐仲常朝奉一首

豈弟臨民契昔賢政成終是弛蒲鞭暮年三徑師元亮故國扁舟老計然北陌東阡遺杖屨後岡前道鎖風烟

郎君秀美如圭璧會有恩光賁下泉

魯居士二首

臧否何曾挂心真語自真風波諳末俗金玉見斯人大厦方巢燕新岡已卧麟死生知是夢灑落更誰倫

又

自忝知心舊常如識面初情親終近古識遠勝知書水宿同烟艇山行傍筍輿眼中無此老灑涕獨沾裾

悼忠顯劉公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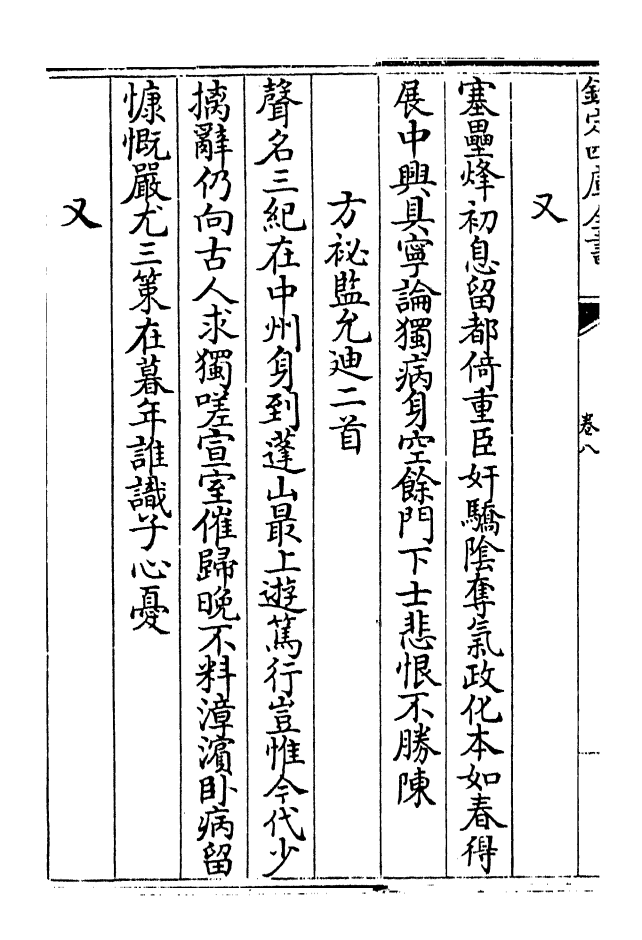
將相開邊隙煙塵入帝州痛心惟主辱何意辨身謀義
氣摧山岳高居照斗牛天令光史册為洗百年羞

又

重義何難死知恩忍自欺豫生真國士南八是男兒天
地一朝黑風霜千歲悲至今瞻拱木人口勝豐碑

叅政大資張公二首

遇合時多故風雲氣自強補天煩大筆醫國見名方惻
怛憂民意殷勤薦士章可能遺一老誰復問穹蒼



又

塞壘烽初息留都倚重臣奸驕陰奪氣政化本如春得展中興具寧論獨病身空餘門下士悲恨不勝陳

方祕監允迪二首

聲名三紀在中州身到蓬山最上遊篤行豈惟今代少擒辭仍向古人求獨嗟宣室催歸晚不料漳濱卧病留慷慨嚴尤三策在暮年誰識子心憂

又

同舍西廱四十春亂離君我兩身存寧惟交道全金石罕見人間此弟昆雅志澤民終莫遂微言憂國豈堪論鸕鷀渡口千峰合悽斷西風淚眼昏

方司業一首

三紀飛騰近要津聲名磊落動朝紳當時薦士韓安國早歲談經井大春芸省並遊今幾在螭坳立處夢曾真蹣跚西望門生老悽斷雲山淚滿巾

莫奉議一首

五斗難堪志願違斜川寧與宿心期自持雪柏霜松操直到雞皮鶴髪時身世幾番驚懼夢功名一局半殘棋高風獨與齊山並他日行人口是碑

梅子漸朝議一首

世事何曽有到頭此心安處便休休田園竟老陶元亮鄉里誰如馬少游樂施輕財知氣概飛觴舉白見風流吁嗟四十年前夢追憶經行㴑莫收

叔父朝請挽詩二首

厲節氷霜似擒辭錦繡如誠心惟濟物老眼更便書備養令誰及辭榮計未踈郎君官已貴門户合闗渠

又

四紀儒林譽談經我一門那知詩禮學晚失父師尊阡陌南陽舊松杉厚夜溫心推寒日落淚盡晚雲昏

詹閣學持國二首

元祐崇三舍詞場次第開兩科踰萬士一日見連魁圭璧知難售鵷鸞獨晚陪亂離身已老不復夢東台公元祐間

為太學三舍魁是歲秋試進士
公又為魁同日揭榜聲喧都城

又

至行無瑕玷令人見古人傷時心獨切接物語能真𠀉
謦𣦸春舊松杉墮淚新飄零一樽酒無復聽諄諄

賈居仁侍郎一首

禮樂三千字論思二十年聲名江夏愧志節祖生先閱
世初何有安心晚更賢對棋無復日悲淚渺林泉

少保左丞葉公二首

翰墨餘千載哀榮付九原松杉倚幢節愁絕暮烟昏

又

文章千古事富貴百年身並世今餘幾如公孰擬倫軒裳清夢破邱壑此心親歎息常編吾無從舉似人

李方叔侍郎一首

論議當今聳外庭英英人物照丹青文章共道追千古訓詁曾看嬈六經疇昔鷄行今幾在異鄉薤露不堪聽老成遠矣何嗟及聞說郎君有典型

周元舉侍郎一首

迴翔三紀到丹泉始覺深歸雨露邊黃霸聲名初不减吾邱智略孰居先勤勞再見雲横嶺志業空驚雪滿顛愁絶故山三徑晚不堪持酒醉風烟

葛魯卿待制一首

先皇隆教育師席重朝紳模楷歸元禮紛綸仰大椿壯猷初未究歸計久逾真邱壑平生事何人得此身

又

論議超今昔文章適典彞老成嗟已遠後學欲誰師封
域南陽舊交親北陌悲他年門弟子下馬闕

鄭維心二首

我懷谷口孫氣貌清而腴山潛三十年吐此百卷書

又

嗟哉谷口孫幻去何摧藏骨冷歸九原古意隨渺茫

恭人黃氏一首 方允迪秘監之室

半世安貧家自宜瀛洲進退本觀時隨身况有居山服

傍澗寧慙采藻詩案上鏡奩今寂寞林間風日倍凄悲

山公取友先嵇阮永愧論才得誤知

安人陳氏一首

孕秀名卿族來賓吉士門夫從中歲達家至暮年溫意

淡如忘物身安只弄孫鏡奩今寂寞遺懿不勝論

孺人張氏一首

慈惠閨門浹清貞意不私名臣有賢操毋得是我師家

近青烏卜名傳黄絹碑馮勤終貴寵他日豈勝悲

夫人趙氏三首

踈派天潢潤天孫賦錦裳佳祥來吉夢淑德儁休光同室中興日唐家異姓王長人勛業茂恩澤未渠央

又

曾謂閨房奥忠誠意有加相夫惟以義體國乃如家天上期何近人間日易斜綸言知甚寵誰為寄雲霞

又

帝胄恩榮久夫人獨儉勤仁心見輿誦孝行溢前聞疇

昔牛眠地而今鶴弔墳家聲應更好少長揔能文

沈夫人二首

婉娩閨門秀安貧六十春相夫惟禮義玩意獨清真蜀道靈歸遠吳山兆卜新哀聲傳北里悽感路傍人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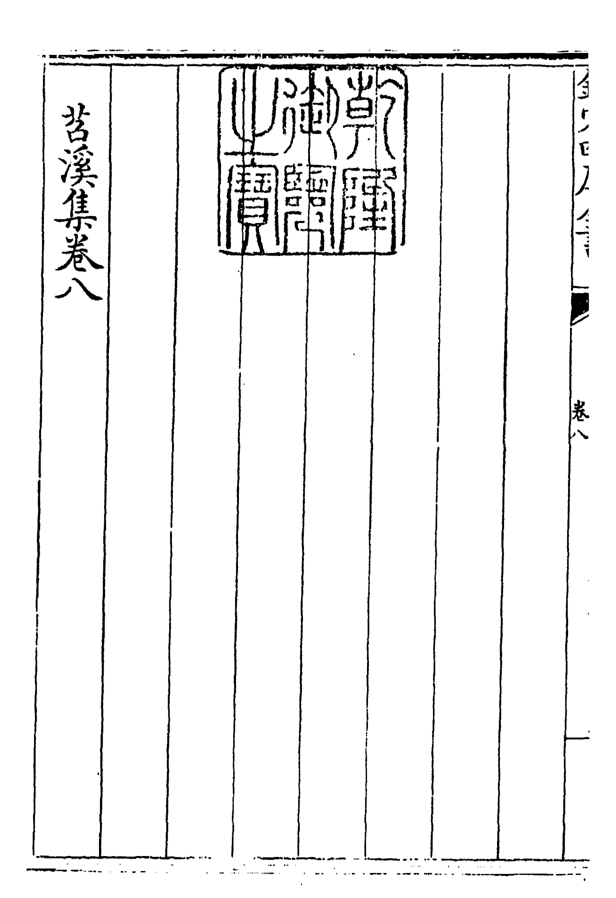
盛德高門閥榮光動里閭如符偕老願端闕此時慳幼婦辭新刻仙遊夢莫攀吁嗟褘翟貴不立内朝班

俞居易閣學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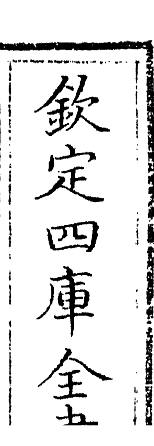
事業更中外論思契冕旒年雖瀕釣渭志不在封留慂愛平生念歡愉末路狀逶知謝公客揮淚過西州

又

奕世論交地紅花巷陌春僕所居舊稱紅花園揚雄一居宅晏子百年隣遊倦歸相踵身閒意更親那知從此別老淚損天真



苕溪集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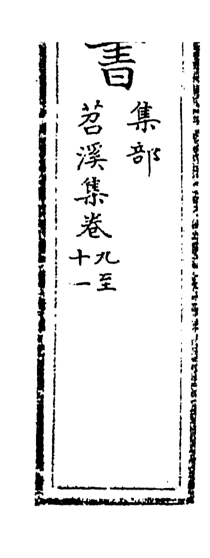


詳校官左中

主事臣呂

總

校



允臣瑭五珠

雲棟覆勘

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錄舉人臣吳壽朋

苕溪集卷九　　　宋　劉一止　撰

策　策問

試館職策

對天下之事形雖不同而其理則一所為異者患在不得其要苟得其要而持之若舉目而提其綱挈裘而振其領也夫何故原其所始要其所終歸而已矣是故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世之說曰

創業誠難守文不易而後之議者又以中興為尤難且天下草昧羣雄競逐攻破則降戰勝則取茲創業之誠難富貴則驕驕則淫淫則怠茲守文之不易中興之事則無而有之此所以為尤難故曰有難易之説者其形也天之所以授人主者非以其人心之歸耶人心所在天命隨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理之所在在不失人心而已矣故曰無難易之説者其理也嘗謂天之廢興猶一身之

安危其所以扶衰而已病者亦不異顧醫何如耳明者見形色於未病之先故爲之也易昧者究脈絡於已病之後故爲之也難夫醫國亦然上有粃政下有幸民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凡可以馴致敗亂者皆病也昔賈生當文帝治安之時痛哭流涕以爲深憂其説以諸侯埶强爲病腫夷狄嫚侮爲病痱盖未形而見之然生自謂醫能治而上不使者顧元氣未大損也形脈病而元氣存則文帝不用賈生而生之説雖驗於後國終不亡如

其不然生且望而去之矣又奚以痛哭流涕為哉故醫國者必視其元氣存亡多少為決所謂國之元氣則民心是矣夫謂之中興則國既病矣既絶而復蘇矣然先世之德澤在於人心者豈遽亡耶故愚不敢以為甚難而不為者有可因之勢數也自昔所謂中興之君多矣然未嘗無可因之勢周之宣王也漢之光武也唐之肅代也晉之元帝也此明問之所及也其一時將相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在光武時則有若鄧禹元帝則有

王導蕭代則有李郭君臣之間所以扶持顛危恢復大業顧其事不同而其勢則皆有所因何也三代而下享國之尤長者莫如周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再傳至不窋而失其國公劉繼之改修其政去邰而國於豳又九傳而至太王獯鬻迫之去豳而國於岐文武繼之遂有天下又九傳而至厲王犬戎迫之失其大業宣王繼之內修政事外攘戎狄而周室中興焉三代如周無以加矣然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然

而不亡者豈世世修徳在人心者固耶故山甫之所以輔其君者雖不多見於經凡宣王之所以勞來安集其民與修政事攘夷狄之實葢山甫出將入相之力也漢紀二百而中絶然髙祖開基規模弘遠文景繼之以徳化民敦本節用輕徭薄斂所以結民心者厚矣當時未見其效也至强臣擅命國紀已絶天下之心猶惓惓焉思漢不忘則恩澤之入人心為何如哉光武之初百姓見司隷官屬且驩然相慶以為不意復見漢官威儀則

是思漢之心既久而未忘也唐自高祖起義兵既消羣盜太宗繼之修教化明政刑以府衛養兵以口分世業授地以租調任民百姓安業爲日久矣貞觀之治比隆成周又開元二十餘年之間天下熈洽外户不閉行粮不賫則恩澤之在民心固深安史之亂雖生於所忽而肅宗以太子起靈武代宗以廣平王相繼靖難克復西京再安社稷當是之時功歸郭李不可訾也宰相如苗晉卿裴冕輩何能爲哉然則宣王也光武也肅代也席

祖宗之世德而興者也若元帝則不然愍懷之難晉祚既絶元帝以瑯琊王渡江承孫氏累世之舊皓首淫虐失民而司馬氏之德澤亦未有以結江左之心故愚以王導佐元帝之興為尤難然所恃以興者何也中原之毒方熾而人心易收也觀導等請用顧榮賀循等謂之以收人心則亦不可謂無所因矣嗚呼羯胡亂華生民塗炭導之佐元帝也宜若捕龍蛇格虎兕不得斯須暇也顧乃開設學校賓禮賢才措事業於雍容談笑之間

其後謝安爲相亦以雅量鎮之議者譏其以清談廢務浮文妨要終不爲變此兩公者豈智識有不及耶意當是時中原方亂人心雖曰易收亦或易危未容以威猛勝慴之也然江左立國既不能與周漢並隆又不若肅代之能克復舊物豈其世德之厚薄異耶故中興之功或繫之將李光弼郭子儀是也或出入將相之間山甫鄧禹是也然議者謂再造漢室禹爲元勛豈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耶自馮愔之叛禹之威望亦少損

矣然而功不減焉何也關中天下之根本且漢之舊人心之所依歸者也蕭何任關中之寄以基帝業為時宗臣則禹之功獨髙者亦豈以關中之重為能佐佑中興耶洪惟我宋之興為民立極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正人心樂推神䖒自至卜宅梁汴之間非有太行孟門羊腸伊闕以為塞非有洞庭彭蠡沔川漢水以為池立國百七十年無一日犬吠之驚其所恃以為强且固者人心而已故祖宗以來所以惠養元元甚厚而德澤滲漉在

人膺肺間雖千萬年不忘也承平既久釁生邉隅遠人犯順躪蹂京邑於玆六年矣聖主憂勤夙夜圖回事功閱日既久未見赫然振起之象然有志之士頗有獻於上者亦以人心未忘有可用之勢而已今明問以四代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得失孰可以為法於今且在當時有遺憾而可為後世鑒者頗使論之愚固論其略矣抑復深維天下之事所以不克濟者患在於不為而無患其甚難故聖人畏無難而不畏多難以其因難

而能圖也又況禍福倚伏之理爲未易料者昔吴王夫差既勝齊伍子胥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使吴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吴國猶世今天禄亟至是吴命之不常也未幾吴果滅於越吴人侵楚入郢楚人大懼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夫戰勝人所喜也而以爲大憂喪敗人所廢也而以爲可爲則是禍福倚伏之理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爲者也如其不爲而俟天命之自回人事之自正敵國之自屈盜賊之

自平庸有此理也哉愚願聖主與二三大臣蚤夜以思凡可以收人心而服之者悉舉而行之於此有二說焉人主憂勤寅畏天命側身修行罔敢暇逸然後能服人心宣王之事是也大臣至公黜陟明允選用羣才皆從人望然後能服人心王導之事是也雖然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何則賢者之於君也以禮進以義合所言而從則將繼此以進其所未言所行而信則將繼此以勉其所當行苟有疑焉則亦已耳以鄧禹之智略

而遇光武之君受任之間猶有所媿而況其他乎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罏而處也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志則害君子此理之必然者也甞怪光弼之勳業若此而不肯離軍中君臣之間不能無疑代宗雖厚撫其母終不一至朝廷豈以讒邪之人為可畏耶光弼且然而況於餘人哉故曰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也然則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此歟嗚呼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君子陽也小人陰

也猶人之身少壯則多陽非無陰也陰不能勝陽而反制於陽老耄則多陰非無陽也陽不能勝陰而反制於陰方天下盛時固多君子及其久也聽用原情之術不至浸淫至於衰小人者以類至而日勝以至於無君子則亡矣故善養生者求所以輔陽而消陰善醫國者求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顧中興豈難哉惟上之人勉焉若以為甚難而不為則愚不知也謹對

平江試院問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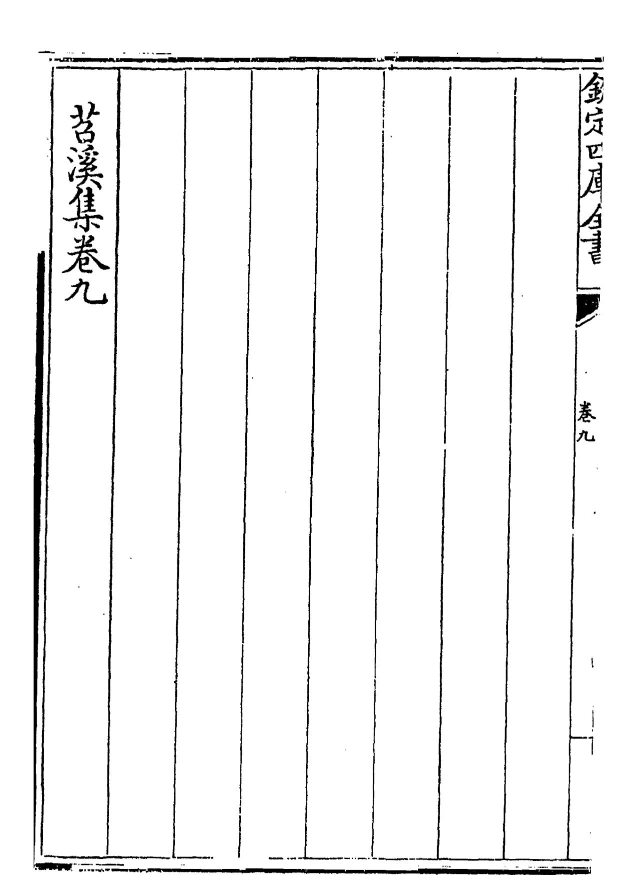
問文者貫道之器道有升降故文有變草虞夏商周之文均於言道而體則三變曰渾渾也灝灝也噩噩也典謨訓誥誓命存焉可得而知其辯與自漢至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曰善爲形似之言也長於情理之説也以氣質爲體也詩賦紀傳書檄論贊存焉可得而知其辯與終唐之世文之變亦有三飾句繪章則王楊爲之伯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嚅嚌道真涵泳聖涯則韓愈倡之柳宗元等和之今其文具在可考而知不識所謂

文之變者其必因時而變歟因人而變歟抑時與人相待也且所工又有所拙所長必有所短其在一時孰得孰失孰强孰易孰同孰異書曰辭尚體要語曰辭達而已矣虞夏商周之文雖不同皆不害為辭達與體要歟漢魏及唐又何如哉顧必有能臻是者赫然與詩書表裏焉不誣也諸賢致力於斯文久矣試摭其實為有司論之無以漢魏而下為區區不足道也

臨安類試所策問

問蓋聞為治之道必由於人才用才之術莫先於人望人望所在民心歸焉昔者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而用趙武祁奚等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晉國所以復霸元帝渡江王導勸用賀循顧榮輩以收人心羣才並至江左以之中興豈中興復霸之功必待是而後立且其人之事業果有異於人耶抑用此以為收人心之術也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所用皆豐沛故人鬻繒屠狗輕滑之徒有所不擇所過郡邑詢問賢豪及於麾下騎士

甚者登壇拜大將而一軍皆驚惡在其爲人望也哉至
光武則小異其所與共起南陽者固多一時亭長縣吏
及天下稍定以厚禮聘嚴光以三公起卓茂特見尊寵
則又或以人望爲重此其故何也或曰創業中興其事
不侔顧理勢不得不然諸君講明於人才之說宜有日
矣今聖天子樂聞之併陳於篇以俟採擇



苕溪集卷九

苕溪集卷十

宋 劉一止 撰

講義

下武

經緯天地曰文文所以立德戡定禍亂曰武武所以濟功以武繼文者以功濟德也周家之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勛非無功也以德為主武王於此將以昭三后之功顧必有聖德然後能集天命

則功不期昭而昭矣大明之詩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此詩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然則天命所在在兹德也所謂德者宜若在我而詩以謂天之復命武王乃自於文王之有明德何也蓋天方授周則世有哲王以相纘述克就大業豈人之所能為哉詩曰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推本言之則武王之能昭先人之功也抑天而已哲者知之加乎人主所為不如是不足以昭德塞違臨昭百官也先王以是造始後王以是

續終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也書曰兹商多先哲王在天所謂在天言其神也於三后言在天則知武王所以配之者以聖德而已惟武為足以繼三后之文惟聖為足以配在天之神故曰三后在天詩言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則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武王之作鎬京於是配行其德焉故曰王配于京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曰世德作求者葢作而求先王之欲善繼志者也曰昭哉嗣服善述事者也書曰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老子曰常德不忒為天下式君人者孰不欲天下之丕式哉上無以配天命則下無以立信於民下無以立信於民則欲其式之也難矣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孝子不過乎物所謂則者性之物則而已故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曰媚茲一人則道足以媚上下曰應侯順德則德足以應民物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上天佑之武王所以得天人之助者以此而已夫

然故百姓與能而天降之福焉非徒與之又將來賀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佐助之曰昭茲來許則許其能昭先人之功焉百姓與能者也曰于萬斯年受天之祜天降之福者也曰受天之祜四方來賀非徒與之又將來賀者也曰于萬斯年不遐有佐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佐助之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況其近者乎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況其遠者乎嗚呼昭先人之功至於四方奔走而佐助之斯真

有道矣驗於詩書以四方則無思不服以諸侯則不期而會鷹揚之師起於渭濵獻獒之貢及於西旅微盧彭濮稱戈而輔九夷八蠻通道而至侯衛駿奔而奉祀巢伯來朝而嚮方則其奔走來佐可知矣竊嘗原詩之意所以臻此有兩言焉哲見於外孝存諸内而已何以言之自昔創業守文之君未有不本於哲世有哲王非特周也酒誥曰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無逸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

人迪哲然則其來尚矣於此欲以昭先人之功顧非哲
不能也中庸曰武王其達孝矣乎又曰武王纘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
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是詩見
焉然則得天與民顧非孝不能也不然是詩何以首言
哲王屢言孝思也哉

立政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政之所由立也無他道

焉得人而已是道也三代共之莫不皆然而周公於成王又告戒熟復若是其至者以用人之際不容於或失也國之强弱以之國之治亂以之國之興亡以之然則如之何亦曰審擇而已審擇之要必自近始王左右之臣其近者也所謂左右之臣者常伯也常任也準人也綴衣也虎賁也常伯庶官之長所謂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所謂在我者也準人非伯非任王所取以為準者也綴衣則内侍之類皆舉矣虎賁則外衛之類皆舉

矣是五者宜王之所尤審擇而周公之所當先告也故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抑嘗觀夏之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所謂三宅者是也抑嘗觀湯之事矣用三有宅曰三有俊者是也以夏商之事為未至也又以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告焉所謂三宅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而既用者也三俊者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而將用者也在夏之君則居之而安矣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其商之君則用

之而就其事稱之而就其才矣故曰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在周文武則又能克知灼見其心故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謂强弱以兹者何曰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則以無其人為不競也非强弱以之乎所謂治亂以兹者何曰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則以無其人為不能協厥邑也非治亂以之者乎所謂興亡以之者何於文武曰以並受此丕丕基則以無其人為不足以共興起也非興亡以之者乎强

弱也治亂也興亡也其因則人而其成則天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故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欽事皆以有是三宅三俊而得乎民得乎民盖所以得天也非特左右之臣也自王庭以及乎都邑之臣自諸侯以及乎夷狄之官皆以得人為本自三宅至百司庶府王庭之官也自藝人至於尹伯都邑之官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官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夷狄之官也內之王庭外之都邑遠之諸侯又其遠之於夷狄皆得

常事之士以充其任此文武所以並受大業之基也三代之政皆以得人為本則為成王以繼其後者當何如哉盍求人以自輔而已故以庶言庶獄庶慎則戒之以思成德之彥於立政立事則戒之以其惟吉士又戒之以克用常人然後内足以相國家而成文武之業外足以詰戎兵而陟夏禹之迹也然既曰成德之彥矣既曰吉士矣又終之以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何也是篇語名官之意皆取其有常德焉曰常伯常任凖人則

非有常德之人不可以居是選也常之爲義大矣哉荀卿論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皆取諸常也恒卦之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至於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其失見於九三常有之次五曰天地之常君臣常也至於月不常臣失幸也則其咎見於次曲都人士謂有常以齊其民常武言有常以立武事語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緇衣曰人而無常不可以為卜筮然則取諸人以立政也其可以無常乎曰吉士曰常人其揆一也此篇曰庶常吉士臯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焉耳雖然得常吉之士矣有一憸人間之則政亦無自立焉是書告戒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曰用憸人不訓於德是罔顯在厥世又曰其勿以憸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言憸人不容有也蓋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廷之上而小人者以其類

至矣此無他君子之道剛小人之道柔君子未嘗謀小人小人必謀君子也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故曰夬決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者小人之道不得行焉非無小人也小人之道消也在泰之時上下交而志同雖有小人惡得行其道哉若乃君子乘小人釁則小人之道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将謀之雖以一小人之寡或能為衆君子之害正復有待焉耳此所以不容有也故曰勿有間之

說命下

自王曰來汝說以下高宗以師道命傅說自說曰王人求多聞以下傅說以學告高宗自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以下高宗知說所以教而更命之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則傅說知高宗所以命而終成之也君奭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高宗嘗學於甘盤而不終其業矣無逸曰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則遯於荒遠而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其所以有望於傅説者蓋困而知學焉酒醴不能自發有以發之者麴糵也猶才不能自達有待於達之者歟羮不能自和有以和之者鹽梅也猶德不能自成有待於成之者歟曰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則許之以受教而不拒也説於是乎可以語學學之道莫先於求多聞求多聞所以學古也不通於古則處經事而不得其正蒞變事而不知其權亦惡能有所建立哉非特不足以建立抑將墜先王之緒而不克永久也故曰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則知道知道然後樂循禮故曰遜志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曰務時敏學自外至故曰厥修乃來至是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故曰道積于厥躬不足則學有餘則教故曰惟斆學半記曰教學相長此斆學半之謂也始於學終於教學不可已也故曰念終始典于學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故曰厥德修罔覺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

而王然則高宗之務學可不以成湯伊尹之事為監乎
則說當式克欽承以輔王之學非特克式欽承也又旁
招俊乂列於庶位以成交修之志焉高宗於是乎知識
所以教而更命之所以更命之者先正保衡俾厥后惟
堯舜憪一夫之不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其效
至於佑我烈祖格於皇天則今安得有愧於是乎罔俾
阿衡專美有商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則非特說無
愧於阿衡我亦無愧於先王矣是乃說所以教而欲成

之之意也故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竊嘗論之事不可以不師古苟師古不可以不務學苟務學不可以不隆師古之賢君所以能大過人者無踰於此三言者矣且君之於臣也豈特臣之而已哉有不得而臣者則友之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則事之子思曰古之人曰事之云費惠公曰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吾者也乎豈曰友之云乎曰事者師焉而已矣經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傳曰其君賢君而有師者王其

君中君而有師者霸然則固不可以無師也黃帝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文王學於疇子斯武王學於郭叔周成公學於寗越齊小白學於管仲魏文侯學於子夏晉獻公學於祖朝燕昭王學於孫臏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至於功德有遠近成就有大小所學有賢不賢則繫乎人而已然則固不可不學也嘗觀堯舜之為君禹皐陶之為臣都俞吁咈共濟於一堂之上宜必有甚高難行之法度不可逮及之謀謨更新一時

焜燿來世不然何以得聖君賢臣之名於霄壤間哉及考書之所載不稱其能作古而稱其能稽古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皐陶君臣之間皆稱稽古焉然後知雖聖帝賢臣未有不本於師古所謂學者學此也所謂教者教此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然則事不可不師古明矣由得師以務學由務學以師古以至於建立無愧乎先王此高宗之所以為賢君者也孟子曰大有

為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嗚呼所謂大有為之君蓋不
世出然而無是君則已苟有是君未有無其臣焉此殆
若符契之合故曰必有所不名之臣高宗即位之初精
誠感格夢賚良弼得說於傅巖置說於左右以版築之
賤位冢宰以人臣之卑處師道君任之而不疑臣居之
而無畏此非有神契默會惡能臻於是哉文王之得臧
丈人高宗之得傅說原其遇合蓋有異於人矣宜其相

得之深無所疑畏焉然說之始對高宗曰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者彼以臣之事責我也卒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彼以師道望我也謂之對揚則若與為敵焉有道之士處辭受之間無可苟也且當其任不辭其責有是實不辭其名孟子之於齊王且將以師道自居也而況有高宗之君乎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高宗之於說臣焉而後學其事雖殊然其成功一也

苕溪集卷十

茗溪集卷十一

宋 劉一止 撰

狀

與越帥議討杭賊狀

其竊聞杭州兵士閉城門奪守帥殺監司縱火大掠繼聞閣下遣卒徒數輩入賊招諭曉以禍福且令出降使者再往返賊辭卑屈而未決彼自以罪大不宜遽出入竊大府子女玉帛之欲未厭於其心彼非不知吾帥治

吾州如古人御軍士有恩信勞來衣食之甚厚也蓋勢窮力屈而後降耳日者又聞閤下以為賊不足平方將發屬郡之兵自將往討絶江濟師其竊疑之或曰信也或曰兵家固有先聲後實此殆為先聲者耶或曰閤下謀府靚深非吾徒所能料也然不然未可知也且賊奪守帥殺監司變之大者閤下受朝廷之寄當一面之重討之宜也顧未知所以討之之策安出耳自軍律廢弛吾州之兵與屬郡之兵其舊存者驕肆狼悖猶杭之兵

也然今日之勢在彼為死士在我為驕卒彼一以當我
百若新募之兵又率皆田野之人未嘗閱習姑使帶弓
劍執旗纛以守鄂郭勢犬豕而蒙以虎豹之皮一露爪
足彼則咍之矣又杭起自江而濟有二道曰西興曰漁
浦率皆背水未見其有異也夫兩軍相拒於平原敵向
水我背水且不可況背水而攻人之城哉此兵家所謂
危道也其愚見以謂莫若招衢婺溫台等州之民居山
谷間號為土豪者假以官稱誘以厚賞使募鎗杖手擇

精鋭數千選將統之取道由富陽以進並山遵陸而無背水之寠又檄浙西諸郡兵尅日俱集民出其左浙西兵出其右賊勢窮迫必面縛出降藉令不如所欲在吾州固未有患也其愚陋誠重守帥之出譬如將百萬錢與人博必三復投之若悉舉而大投有不勝則無繼矣兵家顧豈有必勝之理哉方今國威未振民卒幸亂旁近竊發者非一吾州之氓以帥為命今舉一路之兵自將以往不顧其後以我之百當彼之一而又履兵家之

危道誠恐非徒不足以靖亂抑有不可知者昔魏遣太子申自將攻齊過外黄外黄徐子勸太子還既而曰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伏望閤下孰計而審處之無爲欲啜汁之人所詿誤也某越職妄議罪在不貸然今日之事非常事也輙冐昧以獻無任懷懼之至

劄子

論僥倖之門不塞

其嘗聞朝廷之患在僥倖之門不塞僥倖之門不塞由至公之路未開好惡以是屢移綱紀為之浸弛數十年來姦憸顯行蠧弊百出職此之由所賴以救世者在大賢君子居上而力持之如其持之不力則至公之路必不開僥倖之門必不塞抑恐有以召之也其請言一二事祖宗以來人材進用非功德盛大才能超異未有遽至顯要者大抵由外以及內更歷既熟且須以歲月之久始見選除今也內為省郎外為監司有未歷二數考

者僥倖之徒殫竭日力奔走求合不復知分守之可安不曰有以召之乎入仕之初必由銓選其來久矣今也後進少年僅得一官即以叅部為辱夤緣請托求為王官次則辟舉往往得之求而不得其路自塞求而得之何病而不求不曰有以名之乎中外百職初無異才今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服職在外者雖有異能顯効不見名用間有名者則羣起而詆之恐其妨已進也兩途既分向之樂事勸功者且化為茍簡矣不曰有以名之乎

親喪而奪情從仕者葢士之所不忍而朝廷非軍興搶攘且其人才實足以當重寄者不輕為此舉也異時雖廸功郎之微亦起復為州縣官甚者有親喪未絶而先期求起復今此風未盡革也特假從軍之名以為出仕之地耳故士之無恥者不復安於執喪不曰有以名之乎事之可言非特此數者而已𦵏竊謂救時之獘莫先於至公行此一言疑若不難且其事若迂緩非所當急也然而理有必至者公道行則好惡明好惡明則賞罰

當賞罰當則吏各盡其能而賢者樂出為用賢者樂出為用則內治舉而外侮銷矣在今之日惟至公之道而力持之豈無望於大賢君子也哉然以此屬相公者非特某也干冒鈞嚴無任恐懼之至

論增立嶽祠之獘

某竊惟親民之任祖宗以來實重其選故於選人改官親御便殿臨軒閱實然後授之利害在民不敢輕也伏見近者朝廷增立主管嶽廟之格又有額外特差所以

矜恤流寓及久於銓曹而不得調者德已厚矣然選人未仕志在便私往往求之在今日固未有患更一再任寅縁請託薦舉及格則改官親民矣且所謂主管嶽廟者名為出官實不任職親民之任其可使未嘗任職者為之乎誠恐遺患乎他日之民甚大有不得不慮也某愚意欲望朝廷詳酌令吏部立格應選人自出身以來未曾歷州縣官終滿一任者雖考第滿之薦舉及格並不許改官其京官出身開陞親民資序者准此不惟有

以仰副聖主憂民惻怛之意亦所以成就人才稍令更歴習熟見聞他日任使有大於親民者要自此始也

論移易縣令

某伏覩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江南東路漕臣申請契勘本路知縣内有庸懦不可倚仗之人縁别無罪犯難以按黜欲乞許於縣丞及監當幕職官内諸司公共選有風力才幹之人兩易其任各不理違闕奉聖旨依又紹興六年六月七日臣寮上言欲乞申敕帥

守監司令後縣令之庸懦不才者依法移易之此殆以在外之職號為最難且切於民之利害者莫如縣令故假監司之權得以察其能否而易置之甚盛德也然某之愚見以為尚有可議者人才有能有不能事任有劇有易能者處其易不能者治其劇則稱職者鮮縣令之才既不多得則莫若移易而不能治劇者亦未為棄才又無罪可書遽加以庸懦不才之名則是無用於世苟蒙此羞雖易以他職其尚肯復自淬勵以求稱職耶自

古聖賢未甞敢以通才望人特曰因任而已謂之因任則隨其才之短長而審處之彼善於此可也故自元符以來立法止曰知縣有繁簡雖易監司察令之能否許隨宜對换而不以惡名加人非特出於忠厚抑利害之實不在於此欲望朝廷更賜詳酌遇有移易許止言其人長於某事宜處某職乞相對換其餘依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庶幾人人感奮以赴事功民受實德某愚陋僭言無任恐懼之至

論財用

其嘗觀唐史稱劉晏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初未之信及考其所以致之之術大抵籠商賈之利而歸之公上以供背用故科斂不及於民且山澤之利在商賈久矣當天下太平無事時固未嘗較官取之薄商賈得之厚以其利厚故奔走之而不以為勞不幸有軍興之後用度日滋將取之於民則民力有時而獘且仁君之所不忍不然又不知計之所出當是時也豈可坐視商賈獲甚

厚之息而不自為計耶晏之領漕事也常募善走者置遞相望探報四方物價低昂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又於諸道置知院官每旬月具白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則貴糴歉則賤糶咸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應民之急公務交裕其用榷鹽法不但轉鬻商人而已又官自運載於乏鹽州縣鬻之官獲其利而民不乏之謂之常平鹽事類此者不一是以正元之間雖遭變故而國用不匱户口蕃息由朝廷

能盡晏之才使得專制故其效如此其以為今日之事莫若選擇近臣之通曉財利者於瀕江要便處置司聽其自辟官屬專制國用做晏之意遠近移易貿遷有無悉從便宜勿拘之法得盡其智能庶幾利入之源浸廣有以佐軍需而寛民力伏望朝廷詳酌施行

論私販茶鹽

其竊見私販茶鹽者皆不逞之人平時賤買貴賣於鄉村往往家至戸到不容其不受而畏法者稍不從必懷

私憾他日或敢置於有司乃妄通豪民及素所讎者儻或不能為獄吏者必諷其為之蓋利豪民之赴獄而有所求索也及已斷罪追納賞錢或無所出則又妄均攤於平人所至官司雖知其詐例皆容之恬不為怪重使良民被害欲乞自今後因茶鹽干連無實狀之人不許留禁止令知在供證其犯人果無財產可以充賞不得亂有均攤止監鄰保備還所賞獄吏絕於覬望罪不及於無辜且鄰保者必加互察不容其私矣伏望朝廷詳

酌施行

上殿劄子

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臣竊覩陛下自臨御以來於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

大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政事之因革羣臣皆以為可則審察其言而罷行之可謂至公而無私契天合道者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公德者非一日矣已所好者與之雖愆於理而害於事者弗非也已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堪於用者弗取也議有當於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政事安得無疵纇民安得不受其患哉惟公也故賢者願立於王之朝而不肖者退聽而革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上無粃政下無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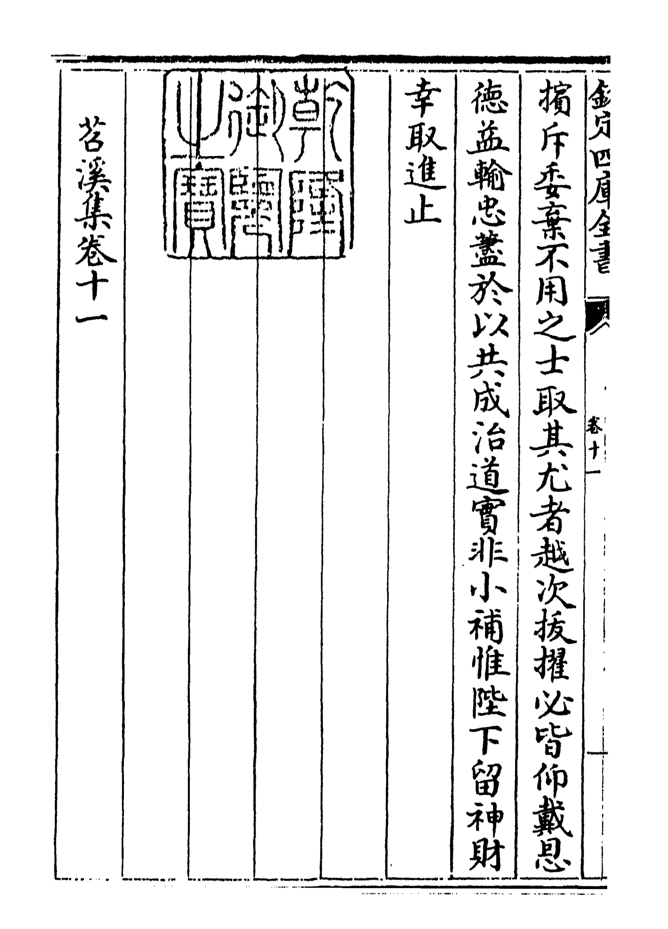
民内治之所以舉遠人之所以服夫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於利害能如此此其故可不審耶臣愚欲望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咸體上心剗除弊習宏開正路終始惟一則治道之隆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廓乎其無事矣取進止

又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

屬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列於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而去之事孰與濟人才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槁死寂寞之濱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擠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名自揆庸虛豈有深謀秘畫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振滯滌之失說願以為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來

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者越次拔擢必皆仰戴恩德益輸忠藎於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茗溪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茗溪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金　堉

苕溪集卷十二

宋 劉一止 撰

劄子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説

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正之故為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

亂之故為之也易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為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説明之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盖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

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舉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對清光謂天下事尤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為獻伏惟留神幸察取進止

論人主不憚改為

臣竊觀自古人主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无遺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焉機變敏速不憚改為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撓楚之計封六國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説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羣臣勸都雒陽議既定矣聞婁敬之説即日徙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起中原四郊多壘軍旅薦興國用耗竭可謂處非常之時矣陛下所與羣臣早夜圖維者無非安朝廷定社稷弭

難銷兵足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機事之來間不容髪謀不能皆密也知其疎則改之舉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臣伏覩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啻創業之難自非陛下既知其難聦明宏達思慮至到惡能知其難若此哉臣謂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為法凡羣臣論議於前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斂而行之無憚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

孿若可若否則雖平居閒暇且猶不可況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幸取進止

論人主力行果斷

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葢自古有為之君未嘗不慨然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實也既聞之則安之乃不果於行者往往皆然此無他疑似之論有以惑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陛下憫宿蠹之未除念頽綱之不振政

煩民困用廣財殫申詔大臣置司講究凡不可於民而害於政者皆罷行之德意至渥也然曾未聞有所施行臣之私憂過計頗恐有以疑似之説欺陛下之聽者曰苟如此將失人心矣臣故欲為陛下言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懼刑政之苛虐賦役之猥多失百姓之心也懼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且失士君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又何病焉臣願陛下當今日之政宜審知其利害

所當罷行者斷自聖心勿貳勿疑庶幾速見成效而事之委靡不振者伏惟留神幸察取進止

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

臣愚不自揣蒙恩擢寘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比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與奪蓋法令具在奸吏猶得侮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於其類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

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得成書臣愚伏望聖慈持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勅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内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絶奸吏弄法受賄之弊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令監司守臣各舉所知

臣竊惟在外之官賦政煩劇深察民隱莫急於縣令總

按羣吏風動列城莫要於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矣臣謂朝廷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何也陛下聖德隆寛憂民深切頃降詔旨令内外侍從官各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擇也然臣嘗得其所舉之目而詢求之十不得一二又除用監司率以他才有殊不曉政事者如此尚可恃以為治乎臣故曰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也臣愚欲望出自聖斷令諸路監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曾任縣令民所便安有顯効者一二人條具

以聞無其人則闕之遇監司有闕者擇所舉之人拔而用之以示褒寵其誤者坐以欺君罔上之罰天下豈有能為縣令而不能為監司者乎審如此可謂兩得之矣陛下垂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聞拔一循吏而驟用之此踈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黄霸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今以良縣令為監司不亦可乎伏惟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選擇州縣之吏

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而治獄次之此兩者蓋不可不擇而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有年於兹矣銓曹注擬按格而授初無予奪之法又員額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而司政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臣竊惟之伏見知温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寘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舉誠得選擇之道具要而易行惟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

請者刑憲所加非所宜忽臣愚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明
降指揮令列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所屬幕
職州縣令官以下選擇移易各不理為違闕其請俸自
有等若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
守有挾私意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吏知
嚮方民受實德無蠹政濫刑之害取進止

乞令縣丞兼治獄事

臣竊惟治獄之官號為難能責任專一俾得究心猶不

能保其不為奸吏所移而況任之不專者乎縣獄是也
獄之初情實在於縣自縣而達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
縣獄所鞫為祖利害不輕今所謂縣令者旦朝受牒訴
暮夜省案牘牒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
之繁堆几溢格其間名為強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
已不可多得儻復責其餘力足辦獄事訊鞫得情吏不
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獄事
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追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

木᭄具撿以稟郡守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今既不暇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鞫具名以稟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寬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為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為請者誠恐增員太多故也臣愚見以為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枷訊等事丞先以稟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舊制則丞無侵預

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為可否其得必多借使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乎付之黠吏之手乎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重監司之選

臣竊惟設官分職内外小大各有體統輕重之勢失之毫釐則名已不正矣況其實乎國朝以來諸路監司之官於秩雖卑而責任則重總按一道糾察其奸而督其稽違莫敢不肅者以郡守之官其秩亦卑得相臨制之

道也方今輿地未復州郡數少侍從加多前日號為最小郡壘往往以處侍從而以庶官臨之輕重之勢於是倒置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今監司是也而郡太守乃二千石故何武翟方進論之以為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其事類今日臣愚以為在今之日宜增重監司之任轉運使副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提舉茶鹽市舶等並以曾任左右司郎中以上為之

庶幾輕重相準得位次之序而況輕重之柄實在朝廷以為重則重以為輕則輕而亦何常之有伏望聖慈下臣議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斷罪囚

臣契勘州縣凡禁勘大辟公事除深僻幽隱處行㓜或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面研窮根勘務盡情實其間却有豪强有力之家殺人公事意在變易情節囑託官司或賄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説

未明為由以乘差官體究而所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詢問供折而已然因此得變易情節出入人罪又況豪右之家所居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宛轉為奸符合供証致使失實臣愚以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辟公事並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取炤勘以驗囚辭即不得輒差官體究(闕)深恐州縣不得切遵依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立法施行取進止

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

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灼灼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擇惟郡守間蒙選除外縣令法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最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軍旅薦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無愁歎

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干人上之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艷則人人激昂以赴事功舉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拔十得五有以仰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取

進止

上殿劄子

臣竊惟陛下側身修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賴及四方自即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夷狄革心歸我輿圖休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髙焉者也然而智者於此竊有懼焉何也懼朝廷有一朝之喜而忘憂畏也而況經理之初事亦各種未易槩舉若軍儲民食之有無可防邊境之備禦既不可預計而逆度亦未可悉

舉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復圖之傳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蓄人才以備任用宜得不為先乎矧陛下已降數令加惠所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慰其心蠲秕相寬戍徒固理之所不免然則經費所出實在乎牧民御衆之官顧安得不擇使智使愚使功使過在玆時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明詔令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所知才堪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員數咸以名聞命有司籍記之以次除用其有以

瑕類坐廢與異時僥倖冒進之徒茍有才能亦在所舉觀其後效如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為奸利則終身廢之庶幾人人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經理之政取進止

論禁戢私酒

臣契勘禁戢私酒及販外界酒入禁地之法率計勝斗私罪立賞近因官吏申陳增立告賞比之紹興法殆及數倍内有一經告賞以犯人所居舍屋什物並沒官臣

竊觀著令有立定笞杖徒流四等罪賞量所犯大小以為重輕此不易之理也今以犯人所居舍屋什物沒官不分輕重此何理哉遂致州縣行法之際有所不忍名為增嚴其實廢法臣愚見欲將造販私酒及販外來官酒入禁地之人如所犯正係笞杖罪只依舊法賞格追賞若罪至徒流即行舍屋什物沒官指揮庶幾法意人情皆得允當且使可行伏望聖慈詳酌取進止

茗溪集卷十二

苕溪集卷十三

宋 劉一止 撰

奏狀

乞宫祠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輙有愚懇上干天誅臣人材凡下無可録昨蒙陛下親擢置在臺察之聯臣黽勉夙宵欲圖報効惟識不敏既未有所逮立而福基淺薄舊有寒溫脚氣腹脇滿急之疾至是頻作齒髪寖衰不自支梧深

恐虛縻廩粟上負使令伏望天慈矜憐除臣在外宮觀一次稍便醫藥犬馬之軀庶幾少間他日聖恩儻未棄捐誓畢餘年圖報萬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起居郎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才智庸下自叨親擢未有絲髮仰酧鴻造而驟加六察遷為

二史近世以來罕有此例況記注之任言動是司比因
時巡此典幾廢方陛下舉修故事遴簡史官宜得方正
博洽之士以稱茲選臣獨何人乃敢冒據抑臣近緣多
病嘗有丐閒之請尚閒俞旨更蒙超授益非所安伏望
聖慈曲賜矜察追寢成命遂臣前懇庶允公議所有恩
命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自秘書少監再除此職

右臣云云伏念臣賦性顓蒙受才凡下曩膺誤眷擢寘

近班進直螭坳退居鸞省貪寵冒沒忘己空疎量旣過而不知悔且晚而何及間聞孤外閱歲未多拂拭使令於臣已厚儻復冒已試罔功之責犯求多不韙之愆宜定命之當安抑公朝之難幸伏望大明委照宏造曲成察其所陳出於非偽追還成命更選異能庶使臣愚獲免官謗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中書舍人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書

舍人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中書出號令之地舍人掌文宗之官非徒取於詞章抑預聞於政事職任甚重付委實難自非博極羣書通達國體言足以敷德意志慮之美文足以窮討論潤色之工則何以增煥皇猷式孚民聽伏念臣素出貧賤初無藝能遭遇聖明猥叨識拔曾知恩而未報顧忍恥以自憐及此哀頽迄無裨補敢期過聽俾躐近班念幺麽之匆勝懼癲隮之將及矧七年於外已絶望於修門而期月之間

乃再膺於異數與其悔罪於煩言嘖至之後孰若投誠於成命未行之初伏望皇帝陛下隆天地育物之仁廓日月容光之照察臣愚悃匪出偽為追還渙汗之私曲遂循牆之請庶無進越以速愆尤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第二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先具奏乞追還新授臣中書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伏念臣人品

凡庸無長可録叨冒恩寵所更既多未有絲髮之補加又年齡衰邁智識昏昧文辭窘澁鞭策不前竊惟代言之職從古所重非得一時瓌瑋博洽之士未易稱塞而臣自蒙復召寘在周行期月之間再叨遷擢臣獨何人乃能有此又臣故有寒濕重膇之疾每遇發作怔忡悸懼若有所失自度不能右論思獻納之列伏望皇帝陛下天地之量父母之慈特加矜憫察臣所陳非出偽飾追成命除臣小郡或宫觀差遣俾得安分養疾不致

物議犬馬之報期在異時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謹録

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兼侍講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兼侍講者聞命震驚罔知所圖伏念臣受質

庸愚植學荒淺不圖幺麽遭遇聖明擢自稠人寘之詞

掖過越分量媿心靦顏俾侍經幃豈其素望仰惟陛下

稟聰明睿智之性有緝熙光明之學其臣莫及疏觀五

帝之隆厥修乃來超視三王之懿而臣乃以固陋承之露門自視歉然將焉稱此矧臣年齡頽暮志意凋零記憶疎濶得首遺尾如令冒處寧免譏嘲伏望聖慈察臣悃愊追還成命改授能臣庶穆公議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給事中狀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侍講者聞命震懼不知所圖

伏念臣出自寒鄉本無學術遭遇上聖起於閒廢之中曾未淹時遂叅法從代言之選從古所難臣不自量謬當其任文辭骫骳不足以追深厚之風智識疎濶不足以効討論之益理應汰斥復玷序遷矧東臺號出納之司而給事以封駁為職處之失當有害政體則名器之重自臣而輕冒昧居之何施顏靦伏望天地之德猥賜曲成察臣忱辭追還誤寵則臣有知難之義朝無虛授之譏兩義俱安師言惟允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辭免秘書少監狀

具位臣劉某右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劉某除秘書少監者選掄誤及恐懼靡遑伏念某
人地凡下學問空疎去國七年自意此身終老岩穴敢
圖誤恩復見收録矧中秘清華號為妙選宜得一時魁
壘博洽之士為之領袖如某之陋豈堪冒居伏望鈞慈
特賜敷奏追寢成命除某在外宮觀差遣一次庶於愚

分得以稍安伏候指揮

辭免修史狀

契勘秘書省修纂文字於條長貳不與止因紹興元年七月內秘書少監程俱申請有旨令修纂日歷蓋緣是時朝廷復置秘館之初未除著作別無修纂之官事出權宜本非舊制後來緣修實録因而又兼史館職事某竊惟一朝大典事體至重如某才識甚庸不通史學加以年齡遲暮記問荒疎儻或冐昧不辭必貽姍笑上累

朝廷寵任之意欲望鈞慈察臣固陋許令蠲免史館異日歷職事庶安愚分甚無任懇到之至

辭免除敷文閣待制狀 致仕後再除

具位臣劉某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敷文閣待制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性識暗陋人地卑凡叨冒以來無補絲髮中自知媿一時得謝歸老山林獲與田夫野老歌詠聖化不自揆度希慕前哲作為頌詩仰塵乙覽冒昧進越方懼嚴誅敢

圖睿慈驟加寵靈俾叅從槖天地父母恩重不貲粉骨碎身何以稱塞然而次對之職位秩優隆豈臣幺微所宜躐處伏望聖慈察臣誠悃追寢誤恩以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狀 乙亥年

具位臣劉某右奏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行在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才疎識陋無長可録遭遇聖明

冒忝近班更踐既多及兹老病納禄里居獲與斯民歌
詠德化在臣之分可謂過當不圖聖恩垂記疵賤猥加
召命仰戴眷憐粉骨碎身不足報塞然臣行年七十有
八疾病耗昏兩耳重聽兼曾因墜傷右腿筋攣拜跪不
得於今累年難以朝見伏望聖慈察臣愚悃匪出僞為
特降睿旨追寢誤恩許臣依舊致仕庶安愚分所有召
命不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狀

具位臣劉某右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聖旨劉某可落致仕召赴行在臣尋具奏辭免名命
許臣依舊致仕續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十九日三省
同奉聖旨不允依正降指揮疾速前來赴行在所臣恭
依上件指揮即時起離湖州於今月二十五日已至國
門伏念臣違去闕庭十有六年祗承台命出於望外欣
躍鼓舞願得瞻望清光不啻饑渴適臣曾因墜傷右足
筋攣拜跪不得以手據地方能興起幾類僧道禮拜之

狀不合儀則無不能跨馬深恐有虧人臣之禮非若他疾可以自力臣不敢上欺君父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進寢誤恩允臣所乞庶幾不致失禮臣無任祈天懇聖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劉某可除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

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不允批答

勅某省所奏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恩命事具悉朕宵旰圖治寤寐求賢思得耆明端方之士承顧問而賛

教化以卿鴻博之學足以通古今恬退之操足以厚風俗早膺識擢俻見猷為亟用名還冀聞儻論而卿再陳悃愊以疾引年朕深念乃誠閔勞以事既遂挂冠之請載陞延閣之華夫西清峻秩儒者之至榮也用以加爾不惟為爾光寵抑示朕眷懷壽俊之意毋煩遜避宜即欽承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茗溪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十四

宋 劉一止 撰

奏狀

一舉陳之淵自代狀任中書舍人日

具位臣劉某蒙恩授前件職准令郎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内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從事郎充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學問淹通文辭贍蔚頃居太學試選屢優効官以來志節彌厲儻見録用必有可觀舉以代

臣實允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舉吕廣問徐康狀　任給事中日

具位臣劉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行在侍從官各舉所知二人臣恭依聖上選舉到官具列於左須至奏聞者

一左宣教郎吕廣問文行粹美論議高明胷有所存實有治具流寓歲久守道安貧鮮見其比者嘗蒙朝廷召試館職不報尋出補外前後歷任職業甚

修

一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性行冲粹學識淹通論辨古今悉有依據雖以蒙朝廷擢為使者用建所長未究施設

右件二人實臣所知兼採輿議儻蒙録用必有可觀伏望聖慈詳酌付外施行謹録奏聞伏望勅旨

應詔條具利害狀

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寺監

執事官監司守令等名實已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詔大臣置司修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謂修政之舉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聞而久未聞耶昔梅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報傳主行在所條對急政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版

蕩九廟播遷外憂猶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羣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久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闕郡縣吏不過隂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陛下亦莫得而知之也所謂省費強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費不省加又有烏合

招來之寇存之則糜費廩食不足恃以為強汰之則無所歸日覆出為惡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為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為不知言陛下問修政於羣臣而不先期所自為則為不知政今日之事在陛下躬行者顧莫先於省費非謂天下之費必待陛下而省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於兹有日矣竊聞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篤好書傳踰於聲色尚方服用簡樸

無華與士庶之家等搢紳交歡以為聖慮宏遠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為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歲取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搢紳惑焉豈陛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况其間畏義知恥與上同

休戚者雖予之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又何恤焉且陛下厚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其無乃自為謀者疎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稍鐫減之示好惡於天下則修政之本已立其事為之末乃可議耳夫修政之日無徵而不當舉議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為知兵孰材武可用

執土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沿河瀕海之地則曰其地可守其地可戰其地可為寨柵廬舍其處可以積粟漕運各以方畧來上然後以其說深考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焉間遣近臣巡按其地而核其實以為之賞罰黜陟則事無有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汎然論天下之利害其有益於施行者無幾耳趙充國號為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況餘人哉乃若裕國省費強兵息民見

於事為者則臣謂莫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為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后亦不聞無兵秦男子十五以上悉驅之從軍則是民即兵也比年以來為民兵之說獻於上者多矣卒莫之行巡社之法既行而旋罷宣朝廷難之以為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須郡縣郡縣承天子詔旨而告之民民則樂從之矣初無

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不籍不教不易其名不奪其業
不係縻於官不程督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
鎮鄉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
戈矛槍挺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
曉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内有寇悉聽捕逐其
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盗并力殺獲則
聞於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効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
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於州郡州郡按

試之如所舉者爲之旌別蠲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爲哉今夫羣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挾策覔舉雖終老而不悔舃嘗募之使爲科舉籍之使不得脱耶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爲農爲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詢暇時嘯其朋儔自相講習梃者蝉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爲

哉且山谷强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藝絶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博士先生緩帶徐步升堂巍坐而談經坐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於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之所繫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樂從籍令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

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國勢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銷患於赫赫之際而能為陛下銷患於冥冥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於一朝夕之間而能為陛下足國裕民於三歲之後且為久遠無窮之利若以三歲之後無救目前用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陛下下臣章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賞功勸勞之典參酌舊所著令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

也或曰臣之說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曰不然強悍之民崛起山谷十百為羣輕犯縣鎮居民無遠近多寡望風奔走與異時敵人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羞辱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也誠未嘗聞鬬戰擊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挺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有他鄉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矧未必皆然

即臣之念至熟悉矣雖然臣竊觀陛下詔大臣說宫屬置司講論以修政為名誠美矣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政小大快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罔有嫌隙不顧望陛下風旨不迎合大臣論議惓惓焉閔閔焉惟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適情則庶幾焉臻於有成可日月冀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充其實且聚訟交訾若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日月冀抑論議有不出於至公者矣元豐餘例之

舉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獘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今未艾也願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塞聖問伏惟留神幸察

轉對奏狀 紹興乙未

具位臣劉某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視朝輪當傳對今具已見須知奏聞者右臣竊惟義倉之法論始於隋增廣於唐而國朝因焉其意若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

國矣當其豐登粒米狼戾俾輸其餘以備凶荒未為過舉不幸有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之變則用其私蓄固足以賑之社倉是也隋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課因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職長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然立法猶未備也至唐貞觀間戴胄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畝頃每至秋熟以理勸課盡令出粟各於所在為立義倉國朝乾德間天子哀歲之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

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轉輸之困又罷之至仁宗皇帝始復舊制民到於今賴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豈得不論且所謂義倉者取粟於民還以賑之固不可以不均今也置倉入粟正在州郡歲饑散給而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就食者蓋亦鮮少而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有不可勝言者此豈社倉之本意哉恭惟陛下天慈廣覆一視同仁凡政事繫赤子之利害者

見於詔令丁寧熟復靡有不至而奉法之吏因習故常憚於改為使上之德澤不克下究臣竊惜之臣愚以謂義倉之粟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逺近分布俾適厥中若未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歴次第支散旬一周之庶幾僻處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伏望聖慈下臣議更賜

詳酌儻以為可斷而行之不勝厚幸謹録奏聞謹奏

苕溪集卷十四